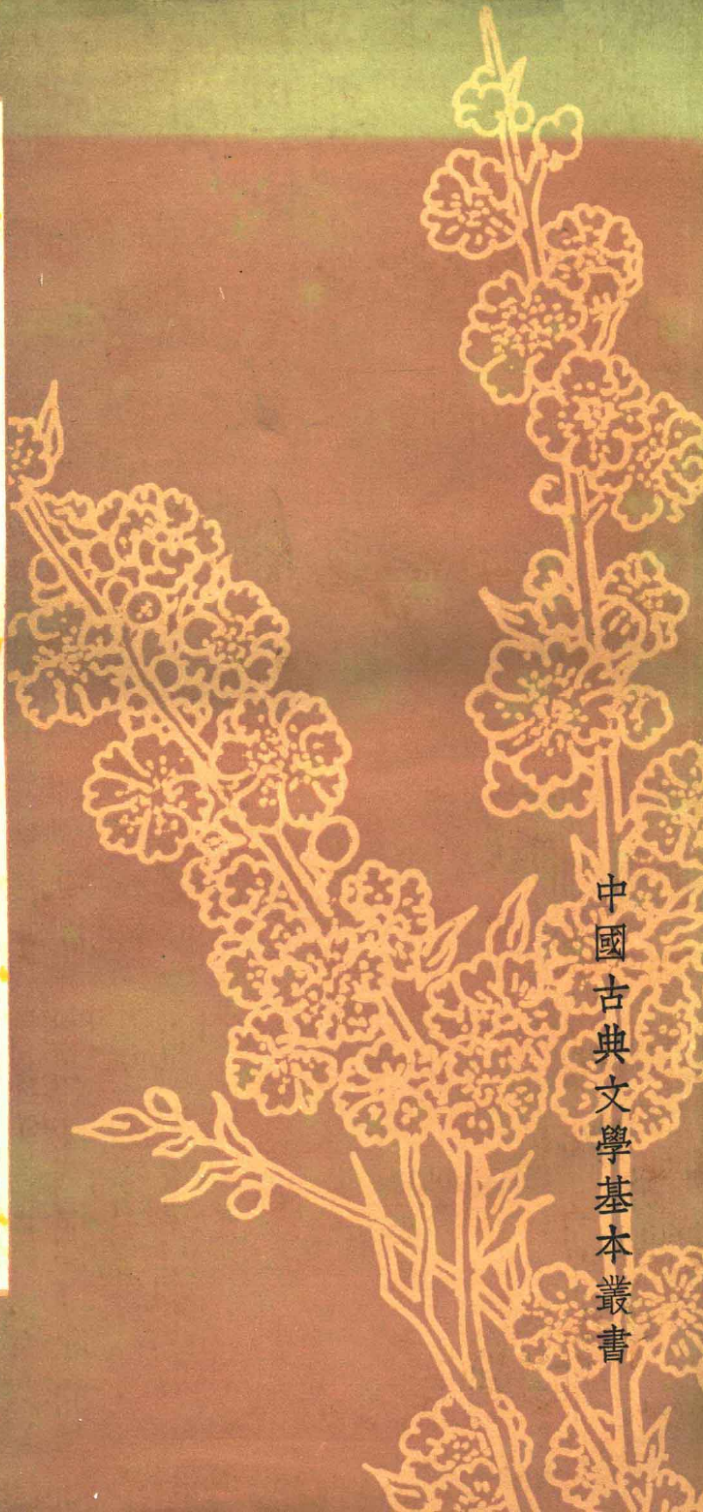


山中白云詞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山中白雲詞

〔南宋〕張炎撰
吳則虞校輯

山中白雲詞

〔南宋〕張炎撰

吳則虞校輯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7¹/₄ 印張·124 千字
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數 00,001—20,100 冊
統一書號：10018·536 定價：0.87 元

序言

在中國文學史上，詞這種文學樣式，到了南宋，特別是宋末元初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。這個原因，首先當然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和深刻，使詞人的感情逐漸離開了一些個人的哀思，而注意到民族的存亡和人民的痛苦了。這一點從南宋偏安時代就是這樣的，辛棄疾、姜夔就是他們的代表。到了宋末元初隨着民族矛盾的更深刻化，以及在民族壓迫之下的階級矛盾的更尖銳化，在詞人的感覺更敏銳、更複雜化的同時，在表現方式上由於不容許明言，也就更巧妙、曲折、細緻起來，這就更構成了宋末元初這一階段的詞的特殊內容和特殊風格。這都是社會現實所決定的。

除此之外，前人在詞的藝術上所積累的財富，却也在這時發出了光芒，因各人性之所近，而各有其獨特造詣。如果大致加以區分，可以看出，當時確有疏密兩派，如朱孝臧所說。所謂密，即表現爲工整、細緻，一字一句都精雕細刻，並保持全詞的平衡；所謂疏，即表現爲清空、飄逸，不在句句字字上用力，至少不使人看出是那樣用力，而着重創造整個意境。在密的一派中，是繼承吳文英的，在疏的一派中，是繼承姜夔的。疏的一派中的傑出代表就是張炎。從張炎的創作實踐看是如此，從張炎的文藝理論看也是如此，從張炎對後世的影響看更是如此。但這是藝術上風格的分野，而不是內容上的高下。你能說工筆畫與寫意畫，誰高誰下？高下應該另有所在的。至於張炎，却無論在內容上和在藝術上，

都應該得到較高的評價。

張炎字叔夏，號玉田，又號樂笑翁，老輩是陝西鳳翔人，南宋以後，就幾代住在當時的首都——臨安（現在杭州）。他生於宋理宗淳祐八年戊申（公元一二四八），宋亡時，三十二歲，入元後，又經歷了四十年左右的漂泊，大約在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（公元一三二〇）死去。

張炎出身於大官僚的家庭。南宋名將張俊是他的六世祖。南宋大官僚張鑑大概是他的曾祖父。張鑑也是當時的著名詞人，著有玉照堂詞。他過着豪華的生活。家裏養着不少歌姬，一時著名的詞人如姜夔等都出入他的門下。傳爲佳話的「牡丹會」就是他家的故事。據當時參加盛會的人說，張鑑曾叫十個歌姬穿着同一色的服裝，出來歌唱古人的牡丹詞，唱過了，又換另一色的服裝的十人出來歌舞，每歌舞一次，飲酒一杯，這樣有十次，人不同，服裝不同，歌詞也不同。這可以代表他的生活的一斑。他家中的園林之盛，就更不用說了。

張炎就是生長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裡：有園林，有歌姬，有文士的出入，有喜歡在詩詞上推敲的曾祖、父親。這是一箇足夠傳統的詞人作詞的環境，也是一箇可使用功的青年便於學詞的環境。

但是如果這箇環境繼續下去，張炎的生活大概只停留在一箇公子哥兒的生活，他的天地不會超出他的曾祖、父親之外，他的詞的造詣也不會高出玉照堂詞、寄閒詞多麼遠。

然而不然，就在張炎十歲的時候，元兵攻入襄陽了，到他二十幾歲的時候，襄陽陷落了，不久元兵渡了江，在他二十八歲那年，文天祥起兵，第二年杭州破，不久宋亡。這時張炎公子哥兒式的生活結束

了，他雖然年輕，但常常和一些前朝遺老如周密、鄭所南等過從，抱着亡國之痛，各處飄泊，往來於杭州、四明、天台、南京、溧陽、蘇州之間。過去他的家庭是很多文人寄食之所，而這時他自己却成了一箇寄食於他人的人了。

我們苦於不能對張炎的事迹知道得更多些。我們只知道他在四十三歲那年（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庚寅，公元一二九〇），曾經北上，到了現在的北京。住了一年，又南返了。這一行，在路上，在北京，都有作品。這是除了他大量寫下江南風光之外，又把「老柳官河，斜陽古道，風定波猶直」（壺中天）的北國景色攝入他的筆端。然而他究竟爲什麼有此一行，是值得我們探索的。據和他同行的沈欽、曾遇的記載，沈、曾都是爲了寫金字藏經而去的，而南返時又和沈欽同行，沈欽既是專爲寫經而來，寫畢而去，那末張炎也應該爲了同一事。至元二十七年繕寫金字藏經，是元代統治者一件驚人的浪費大事，史稱「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兩」。又按曾遇題溫日觀葡萄墨蹟詩序中說：「留燕書經事訖，將得官，而轟薦福之雷」，那末這次寫經大概是元代統治者先以官爵誘惑，既而食言，也就正是舒岳祥所說的張炎「北遊燕薊，上公車，登承明，有日矣」和又「慨然橫被而歸」，以及戴表元所說的「嘗以藝北遊，不遇」了。元初，留用了許多宋朝舊臣，張炎是南宋巨閥循王的子孫，正可以利用爲籠絡南人的花招，爲什麼又「不遇」呢？其中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消息：一則張炎本人除了被迫寫經而外，並沒有向元代統治者獻媚投靠，匆匆而來，匆匆而去；二則元代統治者又認爲他既是名將的子孫，不會忘掉故國舊君而死心踏地的爲新朝賣力。張炎的「不遇」和北來放還的另一位愛國詞人陳允平雖不完全相同，但彼此之間，却也

有其共同之點。正好說明這位詞人沒有被拖下水。

這樣我們便可以對張炎的一生劃分爲三個時期，二十九歲時臨安攻破以前是一箇時期，自此到四十四歲由北南返又是一箇時期，南返以後到死，是最後一箇時期。他現存的作品則主要是屬於後兩箇時期的。

張炎的詞的主要內容，是抒寫亡國之痛的哀怨。在宋亡前夕，杭州被攻下的第三年，張炎過西湖慶樂園，就作了高陽台一詞：

古木迷鴉，虛堂起燕，歡遊轉眼驚心。南園東窗，酸風掃盡芳塵。鬢貂飛入平原草，最可憐、渾是秋陰。夜沈沈，不信歸魂，不到花深。吹簫踏葉幽尋去，任船依斷石，袖裏寒雲。老桂懸

香，珊瑚碎擊無聲。故園已是愁如許，撫殘碑却又傷今，更關情，秋水人家，斜照西泠。

「歡遊轉眼驚心」就是這次鉅變的反映，而「撫殘碑却又傷今」正是張炎懷古哀歌的主要情調。

我們在張炎的詞中，可以看到不少寫西湖景色的歌篇，但幾乎無一不單上這一層哀愁，和太平時代的詩人對西湖一味欣賞「濃裝淡抹總相宜」者大異其趣了。試再看另一首題爲「西湖春感」的高陽台：

接葉巢鶯，平波捲絮，斷橋斜日歸船。能幾番遊？看花又是明年。東風且伴薔薇住，到薔薇春已堪憐。更悽然，萬綠西泠，一抹荒煙。當年燕子知何處，但苔深草曲，草暗斜川！見說新愁，如今也到鷗邊。無心再續笙歌夢，掩重門、淺醉閒眠；莫開簾！怕見飛花，怕聽啼鵲！

這是選詞最嚴格的人像張惠言在選張炎作品時唯一入選的一首，這是對張炎持輕視態度的人像周濟也不得不入選的一首，原因是，它的藝術魅力是不可抵抗的。這首詞沒有注明年月，但就內容看，應該是第二期，更可能是第三期之作。「一抹荒煙」，是詩人眼前的現實，「無心再續笙歌夢」，是包括張炎在內的一切南宋詞人的愧悔之情，「怕見飛花，怕聽杜鵑」，是在敵人鐵蹄之下的無限痛苦的集中表現。這首詞是張炎寫到曾作爲南宋心臟的臨安故都的悲憤心情的代表作，也是張炎全部作品的代表作。

充滿在張炎作品中的就是這種悲憤而有些像驚弓之鳥的感觸。「向尋常野橋流水，待招來不是舊沙鷗。空懷感，有斜陽外，卻怕登樓」(甘州)，「客裡醉時歌，尋思安樂窩。買扁舟重緝漁簑，欲趁桃花流水去，又卻怕有風波」(南樓令)。怕見飛花，怕聽杜鵑，怕登樓，怕有風波，這就是那時的人的悲慘生活，而詞人張炎就正反映了這種呻吟於異族統治之下的人民的痛苦心情。

在一定意義上說，這種悲憤和哀愁，也未始不可以說有積極的一面，這就是：它終於表示不甘心馴服在敵人的脚下。但是另一面，他究竟還缺乏進一步的積極的反抗。當然，也不是絕對沒有。

這樣，我們就不難理解張炎的詞獲得了愛國志士鄭思肖的稱贊了：

吾識張循王孫玉田先輩，喜其三十年汗漫南北數千里，一片空狂懷抱，日日化雨爲醉。自仰扳姜堯章、史邦卿、盧蒲江、吳夢窗諸名勝，互相鼓吹春聲於繁華世界，飄飄徵情，節節弄拍，嘲月月以謔樂，賣落花而陪笑，能令三十年西湖錦繡山水，猶生清響，不容半點新愁，飛到遊人眉睫之上，自生一種歡喜痛快。豈無柔劣少年，於萬花叢中喚起新鶯穉蝶，羣然飛舞下來，

爲之賞聽！三外野人所南鄭思肖書於無何有之鄉。

我們從這些話裡，不但可以理解張炎和鄭思肖之間的聲應氣求的所在，而且轉可以對張炎作品中之寫西湖笙歌處別有一種認識，那是讓西湖山水，「猶生清響」，「自生一種歡喜痛快」，換言之，即對於故國山河有一種愛護和留戀在！不止是流連光景，而有一種希望在。這是對張炎詞單從字面上所不易把握的。鄭思肖的話很曲折，也很深刻，可看作是我們讀張炎詞時的一把鎖鑰，於此中尋求他比較積極的東西。

在愛國的情感之外，張炎詞又一箇特點，是表現了作者特有的一種清爽雅致。像「曉日千峯，涓涓露濕花氣生」（憶舊遊），「正碧落塵空，光搖半壁，月在萬松頂」（摸魚子），多麼晶瑩，多麼明淨，多麼空曠疏朗！正如他喜歡歌詠的「飄飄爽氣，飛鳥相與俱還」（慶清宮），「石根蒼潤，飄飄原是清氣」（湘月），這都可以移來形容他的詞境，也同時可以代表他在詞中所表現的主人公的特有形象。

至於他的詞的旋律美妙，腔調流動，用字和諧，更是讀他的詞的人都感受到的。

就因爲這三點：愛國熱情，高曠性格，文字暢美，張炎的詞在六七百年來獲得人的熱愛。

基本上說來，張炎詞的本身和關於張炎詞的估價是如此。但這並不等於說，張炎詞就沒有什麼缺點了，更不能等於說後人對於張炎詞的估價就完全一致了。

張炎詞的缺點，我們認爲不管從內容上或風格上，還是有些單調而不够豐富多采。我們試和屈原、司馬遷、杜甫、蘇軾、辛棄疾的作品比較，就可以感到那些大作家的精神世界的深刻性，反映的現實

之廣闊性，藝術手段的多樣化，而張炎是不能比的。正如一箇表演藝術家，如果只能担任某一戲裏的某一腳色，那麼這箇表演藝術家的體驗生活的深度和表演能力就究竟有限了。當然，單就某一劇某一腳色論，他依然是出色，而應該爲人稱道的。我們對於張炎，也可作如是觀。

表現在張炎詞中的另一箇缺點是終於弱，終於淺。這不光是文字上的弱和淺，而由於張炎出身於士大夫階級，他的軟弱性，自然而然的表現在他的藝術上。像「聽袁伯長琴」的徵招，在上半闕裡還說「去國情懷，草枯沙遠，尚鳴山鬼」，這是十分幽悽的，可是下半闕裡除「杏老古壇荒，把淒涼空指」，接着「共良夜，白月紛紛，領一天清氣」，就彷彿把一切沸騰沈鬱的情感蒸發掉了，流於軟弱。再如「送周方山遊吳」的台城路，本來其中「漂流最苦，況如此江山，此時情緒」，以及「荒台祇今在否？登臨休望遠，都是愁處」，都是有萬鈞之力的，的確是渾厚沈着的，可是結尾「快料理歸程，再盟鷗鷺，只恐空山，近來無杜宇」，把話說盡了，又流於膚淺。

整個山中白雲詞，哀怨有餘，激憤不足；蕭疏清淡有餘，含蓄渾厚不足；這是他的風格，也是他的階級限制。張炎生活中的一度北上，參加寫經，正說明他的脆弱，而這一弱點恰在創作上也打下了烙印。當然，他比那些同流合污的人強，比趙孟頫一般人強，而且強得多，然而比鄭思肖就不如了。

張炎在創作上的成就和限制，還可以和他的文藝理論結合起來看。

他的詞源，是有數的關於詞的創作的經驗總結。卷上十四目，談的是音律，除了一部分由於承襲了傳統的神祕說法而鬧得有些虛玄外，大致總結了這方面的理論和經驗。卷下十六目並總序一篇，却

特別可以看出張炎在詞上「用功逾四十年」的一些心得。《詠物一篇，反映宋末元初在詞的創作上的時代風貌（那時詠物詞特別多，而多半是借詠物表現亡國之痛的），張炎說「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，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」，正是說明這類創作的苦心；而號稱「張春水」、「張孤雁」的張炎，也正以此擅場。在前人的評論上，我們應該看到張炎的兩方面：一是他的開闊，所謂「取諸人之所長，去諸人之所短」，而在意趣一篇中能推崇蘇軾，在離情一篇中能推崇秦觀，在他的創作中，念念不忘於周邦彥，而對於他同時的詞人如吳文英、王沂孫，他都寫有同情的悼詞，可見他有廣為吸收的一面，並非只知姜夔高於一切者，這也正是張炎所以能有成就的一面；一却是他的偏狹，他反對柳永的風月，反對周邦彥的軟媚，反對辛棄疾的豪邁，反對李清照的俚俗，吳文英的質實，而一味主張清空，彷彿只有姜夔、如野雲孤飛，去留無迹才好。我們不否認他批評前人的短處有些是說中了的，問題是他對那些大作家的長處看得太少，結果是他自己的創作上受了限制，因而單調、單薄，雖則「清空」，雖則「飄飄原是清氣」，然而實質上是不免於弱和淺。

過去推崇張炎太過的人如譚瑩（代伍崇曜寫的詞源跋）說：「玉田詞三百首，幾乎無一不工。」而貶他太過的人如周濟，說：「玉田才本不高，專恃磨礱雕琢，……逐韻湊成，毫無脈絡，……乍見可喜，深味索然。」王國維也說：「玉田之詞，余得取其中之一語以評之曰：『玉老田荒。』」我們認為這些說法都是過火而片面的。但後人對他的估價的分歧，正說明玉田詞的長處自在，短處也不可掩了。

山中白雲的舊本在現在可以見到的，要算明代水竹居鈔本了。在許增朱孝臧校勘時，還沒有發

現。我根據他們的校本，參考了一些材料重行進行了核對，恰巧又見到張惠言的批校本，雖然在校字方面沒有什麼可取，但是他的某些見解，值得重視的。常州派說詞，有些主觀主義的傾向，可是他們的優點，很能够注意作品的歷史背景和思想內容，我也把他的批語，錄在校記內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吳則虞 一九五八年七月於青島

校例

吳則虞

一、龔衡圖刻本山中白雲詞，出自竹垞，祖本爲陶南村本也，其源甚舊。今以龔刻爲底本，參合水竹居鈔本、城書室本、江昱疏證本、寶書堂本、四印齋本、丁氏鈔本、許刻本、張惠言批校本、朱孝臧校本、張繁甫校本，及各選本、詞譜、詞律暨詞話、雜錄諸書，重行校理，校記附各首之末。

二、龔本校語，夾注於正文之內，曰「一作某某」，所據何本，俱未注明，然校者皆一時通人，所見實多舊帙。惟正文注文夾雜，殊不醒目，茲併入每首之下「校記」內。凡「一作某某」者，皆舊校；於「一作某某」之下引證申說者，新校也。不再用「愚案」等字以別之。

三、龔本目錄、排列失序，亦間有訛誤，茲重行編次，其附有「別本」者，於牌調下標出「又別本」三字。

四、龔本各卷之勘定者：第一卷錢中諧、高士奇，第二卷朱彝尊、李良年，第三卷陸棻、蔡燿，第四卷秦松齡、陳維崧，第五卷高層雲、宋犖，第六卷曹貞吉、沈岸登，第七卷嚴繩孫、彭孫通，第八卷李荇、龔翔麟。校者姓名原刊於各卷之末，今本既非龔刻之舊，卷末亦不載校者姓名，故附誌於此，以不泯前人功績。

五、別輯參考資料附於後，於讀玉田詞者，或省翻檢鈔錄之勞。惟聞見有限，蓬轉少書，掛一漏萬，自知不免，博采周諮，惟俟來日。

目錄

卷一

南浦(波暖綠驚驚)		一
又別本(溪燕疊游絲)		一
高陽臺(接葉巢鶯)		二
憶舊遊(看方壺擁翠)		三
淒涼犯(蕭疎野柳)		三
壺中天(揚舲萬里)		四
又別本(御風萬里)		四
聲聲慢(平沙催曉)		五
綺羅香(候館深燈)		五
慶春宮(波蕩蘭橈)		六
國香(鶯柳烟堤)		六
臺城路(十年前事翻疑夢)		七

三姝媚(芙蓉城伴侶)		八
甘州(記玉關)		九
聲聲慢(寒花清事)		九
掃花遊(烟霞萬壑)		一〇
瑣窗寒(斷碧分山)		一〇
木蘭花慢(龜峯深處隱)		一一
又別本(龜峯遊處隱)		一二
三姝媚(蒼潭枯海樹)		一二
掃花遊(嫩寒禁暖)		一三
又別本(嫩寒禁暖)		一三
臺城路(春風不暖垂楊樹)		一三
疎影(柳黃未結)		一四
渡江雲(山空天人海)		一五

瑣窗寒(亂雨敲春).....一五

憶舊遊(記開簾過酒).....一六

水龍吟(仙人掌上芙蓉).....一七

又別本(仙人掌上芙蓉).....一七

憶舊遊(嘆江潭樹老).....一八

甘州(倚危樓).....一八

摸魚子(愛吾廬).....一九

風入松(老來學圃樂年華).....一九

鳳凰臺上憶吹簫(水國浮家).....二〇

解連環(楚江空晚).....二〇

滿庭芳(晴皎霜花).....二一

憶舊遊(問蓬萊何處).....二一

解連環(句章城郭).....二二

卷二

臺城路(薛濤箋上相思字).....二三

又別本(薛濤箋上相思字).....二三

聲聲慢(荷衣消翠).....二四

水龍吟(亂紅飛已無多).....二四

一萼紅(倚闌干).....二五

祝英臺近(水痕深).....二六

月下笛(萬里孤雲).....二六

水龍吟(幾番問竹平安).....二七

綺羅香(萬里飛霜).....二七

洞仙歌(野鷗啼月).....二八

新雁過妝樓(風雨不來).....二八

江神子(奇峯相對接珠庭).....二九

塞翁吟(交到無心處).....三〇

祝英臺近(占寬閒).....三〇

風入松(捲舒無意入虛玄).....三一

瑤臺聚八仙(帶雨春潮).....三一

疎影(黃昏片月).....三一

木蘭花慢(采芳洲薛荔).....三二

風入松(小窗晴碧點簾波)	三二
臺城路(雲多不記山深淺)	三三
還京樂(醉吟處)	三四
臺城路(一窗煙雨不除草)	三五
梅子黃時雨(流水孤村)	三五
西子妝慢(白浪搖天)	三六
聲聲慢(門當竹徑)	三七
湘月(行行且止)	三七
長亭怨(笑海上)	三八
徵招(秋風吹碎江南樹)	三九
法曲獻仙音(雲隱山暉)	三九
渡江雲(江山居未定)	四〇
又別本(玉京遊已倦)	四〇
鬪婢娟(舊家池沼)	四一
暗香(羽音遼邐)	四一
玉漏遲(竹多塵自掃)	四二

卷三

長亭怨(記橫笛)	四三
西河(花最盛)	四四
玲瓏四犯(流水人家)	四四
淒涼犯(西風暗剪)	四五
聲聲慢(山風古道)	四六
燭影搖紅(舟艤鷗波)	四六
憶舊遊(記凝妝倚扇)	四七
春從天上來(海上回槎)	四八
甘州(看涓涓)	四八
慶清朝(淺草猶霜)	四九
真珠簾(綠房幾夜迎清曉)	四九
探春慢(銀浦流雲)	五〇
又別本(銀浦流雲)	五一
風入松(一春不是不尋春)	五一
渡江雲(錦香繚繞地)	五一

探芳信(坐清畫)	五二
聲聲慢(煙堤小舫)	五三
徵招(可憐張緒門前柳)	五三
甘州(記天風)	五四
一萼紅(製荷衣)	五四
高陽臺(古木迷鴉)	五五
臺城路(郎吟未了西湖酒)	五六
桂枝香(晴江迴闊)	五七
慶春宮(蟾窟研霜)	五七
長亭怨(望花外)	五八
甘州(望娟娟)	五八
又前調(隔花窺)	五九
疎影(雪空四野)	五九
湘月(隨風萬里)	六〇
又別本(從龍萬里)	六〇
真珠簾(雲深別有深庭宇)	六〇

卷四

大聖樂(隱市山林)	六一
瑞鶴仙(楚雲分斷雨)	六三
祝英臺近(水西船)	六三
戀繡衾(一枝涼玉歛路塵)	六三
甘州(記當年)	六三
浣溪沙(犀押重簾水院深)	六四
菩薩蠻(蕊香不戀琵琶結)	六四
四字令(鶯吟翠屏)	六四
聲聲慢(穿花省路)	六六
杏花天(湘羅幾剪黏新巧)	六六
醉落魄(柳侵闌角)	六七
甘州(過千巖)	六七
小重山(清氣飛來望似空)	六八
聲聲慢(暗光轉樹)	六八
木蘭花慢(幽棲身懶動)	六八